

作品能活多久就看它们的造化



■印象

她是森林中的存在

□阿来

飞行在天上。从旧金山到北京，再转机成都。

昏睡一阵醒来。眼前的电子屏幕闪烁着蓝光。上面是航迹图，漫长的飞行到了尾声。刚刚飞过的西半球正坠入黑暗，东边的半球正被阳光照亮。

熟悉的中国城市的名字开始显现。最醒目的那一个是哈尔滨。自然想起一些关于这片疆域书写的一些作品：《白银那》、《清水洗尘》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以及《群山之巅》。那是永驻在了中文里的无边的森林，连绵的群山，纵横的江河。而这些只是背景，重要的是，在这样宏阔的背景中，人开始出现——生产的人，生活的人。这些人，总是为了生活可以更美好一些而努力，但地理在赐予的同时也有更大的制约，文化与制度，在许诺光明前景的同时，也制造许多的悲情与黑暗。这些人，总是少许的成功，更多的挫败，依然仰赖于自然的庇佑，怀揣着光明美好的希冀而顽强生存，于是，莽林构成的荒野变成了现实的人间。这些文字，都是由一个出生在中国当代版图最北边的一个村落——北极村的女子来书写的。

文字是具有伟大力量的。

有了如迟子建这一系列文字的书写，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，才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、血肉丰满的真实存在。这时，我似乎听见了她写过的那些在秋天的彩色森林中采摘都柿（蓝莓）的人们的脚步声和他们彼此间的声声呼喊。采摘是接受土地之神的馈赠，是收获。那些呼唤，却是人战胜孤独的、彼此照应关切的声音。我想，能捕捉到这些声音之美的人是怀揣着多么美丽情感的人啊！

飞机降落北京，开手机，十几个小时飞行中积累的信息叮叮当当显示在屏幕上。其中有一条，是迟子建发来的。商量的语气，说最近要发表一篇新小说，希望附一个同行写的印象记，看我愿不愿意写这样一篇文章。人还在飞机上冥想的情境中吧，不假思索就回短信表示同意。然后，脑子立即陷入空白状态。印象记？我跟迟子建交往不算多，迄今为止，见面也就十多次吧，最长的同行时间十天，也不是每时每刻单独相处，而是几个、十几个作家共同去访问一个地方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她给我的印象总是未见其人，而先闻其声。听见她在某一处和他人交谈，但你总是会先于其他人的声音而听到她的。更多的时候，人还没有出现，就听见她爽朗的笑声，预告她的出现。我不是说她嗓门大，而是音质中的爽利造成了这样的效果。其实，嗓门大也正常，森林地带来的人，重重林木掩蔽，总是习惯用声音宣示自己的存在。在蜿蜒的山径上，悄无声息地猝然出现，难免使人心惊肉跳。

还是回到机场。

因为转机，在北京机场，和她有过几次单独的相处。两次，从俄罗斯，从意大利出访归国，同行的人大多住在北京，迅即散去，剩两个不在京城居住的人，还得继续转机，一个去东北，一个去西南。两三个小时里，一边候机，一边闲谈，话题最多的，终归还是文学，终归还是各自地域上，我们栖身其中的人群的生活，也就是人生与历史吧。马克思说，社会就是人跟人关系的总和。我们所书写的社会，范围会有所拓展，置身强大的自然中，当然不会漠视其存在，所以这种关系的书写中自然会呈现自然宏阔的身影。自然是环境，也不止于是环境，因为环境同样对生存其中的人有规定，有塑造，有启示。这样的呈现，迟子建的作品中，在在皆是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都在共同书写边疆，黑龙江，是文化的边疆，也是国家版图的边疆；我身处西南内陆，按拉铁摩尔的说法，也是某种边疆，文化意义上的“内亚边疆”。这种文化的事功，应该说，中国当下的文学书写是少有留意的。在这样的情形中，作为一个书写者，我看迟子建，倒不在一点浅表的印象，而在于其书写价值的体认。

那几次转机时，总是在某个地方，买一壶茶，也就是买了两个座，一边缓解长途飞行的困倦，一边交换些对于彼此作品，甚而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。

记得有一回，是从南美回来，先从阿根廷飞至巴黎，在机场等待下一个航班，用了9个小时，说了多少回话，喝了多少回咖啡和茶，又逛了多少遍候机楼里的免税店。每逛一遍，这个有点购物狂的迟子建，都要买一两样什么，好像她对守着冷清店面的店员都深怀同情。她写作的文字深怀同情我是欣赏的，但如此不节制的购物，却不以为然。所以，她最后竟要出手买一样先前几遍都没有看上的东西时，我威胁过她，说若真买了，就不再请她喝茶与交谈了。后来，这件事被她稍稍夸张，说是我要因此与之绝交，这倒有点言过其实了。两个写作者的交往，全赖于对于彼此文学所达的人性深度与美学建构的看重，不

一起喝茶聊天了，还会读到彼此的文字。有情人绝交，从此不拉手，不亲热；生意人绝交，从此不再合伙生财。而写文章的人，即便绝交了，情形也并不严重，反正还会读彼此的作品。哦，印象记是不该发这许多议论的，还是说回那次漫长的飞行吧。那一回，从巴黎飞回北京，情形照旧，大多数同行的人到京即是回家，又剩我们两个，在那里转机，而且，等待的时间在5小时左右。照例，又是要一壶乌龙，坐下来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。

不做生意，也不在官场，两个写作人，要谈的还是文学，竟然能谈几个小时，在如今的文坛也大不易了。懒谈文学是文坛的风气了。如果要谈，主要是谈其边际效应，怎么让投资人喜欢改成电影电视，怎么让领导喜欢，谋个一官半职，再或者怎么让外国人喜欢。但我们不谈这个，我们谈人，谈土地，谈这样的人群和这样的土地上应该生长出什么样的文学。

然后，拖着各自的行李箱去不同的登机口，一个飞往东北，一个飞往西南。有时，还会来北京开会。同在一个会上，也没有刻意见面。远远点个头有的，没见上面也是有的；甚至听见她声音在某处响起，但没见到身影也是有的。算算，不见面其实又差不多两年了。只是见她不断出来新作。比如，《群山之巅》出来，就见到她到处领奖的消息。有两回，她在北京领奖时我也到了北京，也没有见面。倒是慢慢读她的新书，又欣喜于她的深入与进步。后来，我出任一个奖项的评委，是愿意投票给她这本新书的。但更多的意见还是要表彰诗歌的努力，那努力自然也不容忽视，也算一个遗憾。后来，看到她又有新书出版。这回，又有新作发表，让我写些话附在后面，我也是非常愿意的。所以，写了这么些话在这里。也是凑巧吧，刚从美国回来，又要同几位四川的写作同行去韩国进行文学交流，使用候机的时间写这些文字，仿佛又是与她在机场那些交谈的继续。

我得说，那是一些难忘的美好的交谈。

这样的结尾，思维基本都是朝向一个方向。这也说明，我们的思维定式，影响我们对人物的理解和判断。我尊重任何解读，但作为笔者，会感到遗憾。

赵武：我觉得你对生死的题材似乎有些感悟，在人物的主线中，屠夫辛七杂、法警安平、刻碑人安雪儿、理容师李素珍，再加上镇内老人对土葬和火化的讨论，为什么您对这个题材感兴趣？您是怎么理解生死的？

迟子建：在某个时空，生不是开始，死也不是终结。

赵武：我们都知道您对出生的黑土地有一种情怀，在时代的发展中，每个地方的风土民情总会被时代改变，《群山之巅》是不是对社会迅速变化、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渗透到原本清静无染的家乡表示担忧？

迟子建：不仅是乡村，即便是城市，社会迅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，并不仅仅是好处，弊病一样存在。就像我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反思一样。一条大河的流淌，泥沙俱下，也在所难免。

6 未来的文学世界一定是青年人的，但是打文学的天下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

陈元喜：您曾经写过一个小小说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女主人公在丈夫车祸去世后独自远行，背景应该是您自己伤感的经历，那么主人公后来的部分也是你自己的故事吗？

迟子建：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确实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，也最接近我的心灵世界。爱人车祸离世那个阶段，是我过得最艰难的岁月。我对过去难以忘怀，特别想用一篇小说，来告别或者是来纪念我的那段情感，于是就有了这部中篇。我在开篇写到：“我想把脸上涂厚厚的泥巴，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。”这句话是我真实的感受，那时我不想让任何认识我的人看到我，也不愿意让人看到悲伤。我在这里写了矿难，其实也是写一个人的伤痛和社会伤痛的关系，哪些伤痛轻如浮云，哪些伤痛是彻骨悲凉的。

陈元喜：读者非常关心你的生活，自从您丈夫出意外之后，您用写作来疗伤，您的伤得怎么样了？您就没有打算重新组建一个家庭吗？是否还没有从那段感

情中走出来？那段感情到底对您带来了什么影响？

迟子建：谢谢读者关心，但是真抱歉，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。我只能说，聚散是缘。真正关心一个作家的话，还是关注他的文字吧。作家的情感世界，都在文字里。

陈元喜：目前，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，纯文学似乎越来越受到了青年读者的冷落，您是怎么看待文学发展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？您担忧纯文学的前景吗？您对青年读者的浅阅读和娱乐化，有什么样的推荐和提示？

迟子建：如果说文学是块蛋糕的话，那么以前这块蛋糕是放在一块盘子中，现今新媒体的兴起，蛋糕被切掉了一部分，放在了另外的盘中而已。做蛋糕的人不要考虑有多少人分吃它，只管做好你的蛋糕就是了。如果有一天无人分享，自己享受也是一种福气吧。青年人应多读经典书，它们就像便宜的老处方药，非常有效。未来的文学世界一定是青年人的，但是打文学的天下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

